

数笔见众生

——张爱玲插画研究

白杨霖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作为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以她独特的文字风格和细腻的心灵描写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推崇, 但在她璀璨的文学光芒之下, 她的绘画成就同样熠熠生辉。本文将着眼于张爱玲的绘画作品, 探寻张爱玲文学才华与绘画技巧相辅相成的突出表现和卓越的绘画成就。

【关键词】张爱玲; 绘画; 插画; 文学

如果想要对张爱玲的绘画作品有更多了解, 首先需要知晓她的身世。张爱玲于1920年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中一幢没落的贵族府邸, 而这座府邸也是晚清重臣李鸿章送给爱女, 即张爱玲奶奶的陪嫁。自小生长在豪门, 张爱玲有一段美好的童年, 并从小表现出对文学的高度敏感与早慧。张爱玲的母亲十分热爱油画, 张爱玲受此影响也从小学习画画, 培养了出色的绘画技能。可豪门盛景, 终是落日余晖, “五四运动”的到来推动了时代的解放, 隐隐冲击贵族们的生活, 张府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走向没落。留学回国后她放弃了学业, 卖文为生。

张爱玲一生写过很多小说, 包括《茉莉香片》《倾城之恋》《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著名创作。张爱玲在中国是被誉为“仙才”的伟大作家, 她的作品驰名于世, 在耀眼的文学成就之下, 张爱玲的绘画技能可能显得没有那么夺目, 其插画和漫画作品也鲜为人知, 但是她的绘画作品同样拥有着非凡价值, 彰显她艺术的独特风格和灵魂的无限魅力。

一、张爱玲的服饰情结

张爱玲对于服装总是有远超常人的执着, 而这种狂热可以追溯到她小时候。张爱玲父亲再婚, 后母在搬进张爱玲家时也带来了两箱旧衣服,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张爱玲都没再穿过新衣服, 这对张爱玲来说无异于噩梦。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 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1]。”由于继母对她的忽视, 张爱玲的生活并不算多么优越, 她对于童年的这段回忆印象十分深刻, 而也正是因为这段对她来说不堪回首的经历促使她埋下了对服饰疯狂的种子。

张爱玲热爱奇装异服, 对于衣服搭配、时尚潮流很有研究, 对近代服装史更是如数家珍。她曾用英语向《二十世纪》投稿, 向西方的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服装形式, 而投稿中的《中国的生活与服装》里也通过插画细致描摹了中国新旧女性的服装习惯和款式。同时张爱玲对不同阶段女性服装的样式、特征、质地用料、颜色搭配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对比,

并对女人的发型、帽子的改良、衣领的高低、袖子的长短、旗袍的宽窄、袍衩的上下都观察得细致入微描述得一清二楚。对 1921 年和 1942 年间服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交代得淋漓尽致。为了说明问题，张爱玲在长达 7 页的英文文章里还绘有 12 幅发型和服饰插图，从而做到亦文亦图，图文并茂，使读者看后一目了然，而这篇文章是中国服装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为后来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服装潮流提供了图像参考和珍贵的资料^[2]。

除了这篇科普性质的小说，张爱玲也喜欢为她小说中的人物设计相应的服装。如《金锁记》的曹七巧，《心经》的许小寒和段绫卿等等，服饰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人们往往选择通过这种外在展现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张爱玲的作品中人物服饰与搭配精致细巧，透过这些精心设计的构思，我们也可窥见张爱玲对于角色的设置和定位，甚至是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文字的表达常常是不够具象的，能将自己创造的角色真实表达出来的作家更是寥寥无几。张爱玲的小说插图对人物的描绘各有特色，对服饰和神情的刻画将每个人区分开来，让角色的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二、插画中的“以画见人”

张爱玲善于描绘人物，人物的五官、衣着虽大部分只用黑线勾勒，但十分形象传神。她所绘画的重点，并不在于形体真正符合现实，

如《金锁记》中的三少爷姜季泽，他为人不端，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张爱玲在画面中画出他仰头俯视的动作，体现出其高傲的性格和对旁人的不屑。仅仅描绘五官，其他地方皆为留白处理，却能在几笔之间就描绘出了人物的特点。

张爱玲对于人物状态和精神的把控十分微妙，这种把握的力度对画技的要求苛刻，多一分显得

过火，少一分又太过含蓄。这种对比在郑川娥和曹七巧的人物画像上更显出作者的炉火纯青。郑川娥和曹七巧的两幅图像里人物的脸庞都很消瘦，但为什么观看者为什么能一眼看出谁生病了呢？我认为与这两个图像中的细微差异有关。

在郑川娥的人物图像中，人物的颧骨下方和眼窝处都被张爱玲用黑色的排线表现了浓重的阴影，突出了郑川娥病后颧骨下深陷的凹沟和深陷的眼窝，由此体现了一个久病之人颓态。而曹七巧的人物像中，人物脸颊肉也不多，一个脸型消瘦但健康的人也会有颧骨下的凹陷，但在一幅画中，正常人的消瘦不必以如此夸张的形式来表现，在黑白插画上用黑色表现下陷太突兀，因此，作者在曹七巧的侧脸用凹进去的线条勾勒侧脸的轮廓，突出表现了人物的“瘦骨脸”但又不显病态，右半张脸虽留白却已能让读者理解人物的脸型。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张爱玲都喜欢强化阴影的存在感。也许是受到西方绘画和电影镜头的深刻影响，她往往会用阴影映射人的负面情感，表现人的矛盾心理^[3]。在绘画上她会借鉴西方绘画阴影的构建，在白色上以晦涩的黑遮盖，既丰富了层次感，也传达着作者的创作观。

三、艺术性的“文画相和”

张爱玲对颜色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绘画，也体现在文字上。以《半生缘》为例，当男主角世钧以为见不到曼桢时，张爱玲采用了“黑沉沉”等沉闷的色调来描绘主人公的失落，而当他意外见到心爱之人时，环境色又变得“白濛濛”，凸显二人的喜悦和安心。张爱玲在文中还喜好用红绿等对比色加强冲击感，通过鲜明色彩的碰撞突出文字的感染力和激昂的情绪。同时，蓝绿色在她的笔下代表了自然万物的生长和生活中的美好与平静，红色代表了

温暖、爱意和羞涩，一切色彩在她笔下都有了生命，而她的文字相比于其他作者也更具画面感。这种非凡的表达感来源于张爱玲出色的艺术感知，而她自然率真的手法和超越常人的想象力更让她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4]。

又如《心经》中的插画小寒与峰仪，女儿与父亲之间的爱畸形扭曲，画中的女孩扭脸背手，支撑着身体转头看窗外，男人皱眉垂眼看向室内，两人虽处于一室，心却分隔两地，形象表现两人之间摇摇欲坠的关系。除去色彩的表现，张爱玲也擅长运用画面的构成，男和女各呈黑白色块形成强烈的对比，尖锐指出冲突与矛盾又畸形的情感，文与画结合，更能给予读者无限的遐想。

四、结语

张爱玲曾在倾城之恋中有这样一段话，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堵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5]。”张爱玲笔下的角色都是平凡的小人物，时代在不断变化，她笔下的人物却不变，而每个人都是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向前的凡人。

张爱玲曾说：“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事实写成强烈的对照，

却只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

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

浮华之中有素朴，

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

流连忘返了，

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

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

斩钉截铁的冲突的那种古典的写法，

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

因此张爱玲写作与绘画是客观的，也是有些冷漠的，张爱玲笔下的自画像没有脸，只以黑色的剪影描摹，这既是作家的自谦，也是由于她深谙“留白”的艺术，她懂得运用空白的力量，也懂得运用人的力量。对于色彩，张爱玲极为敏感，文章也爱用浓厚多彩的颜色，但她的自画像却大量运用了线条和黑白块，只用几笔凸显一人。她的自画像将自己隐藏在凝滞的色块后背手而立，也藏起了她对世事的神情，不主动定义善美，不自行评判丑恶，只用笔书写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描摹一个时代的嬉笑怒骂。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 童言无忌 [M].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2] 杜莹. 张爱玲的绘画艺术及其特点 [J]. 艺术百家, 2010, 26(04): 218-220.

[3] 郑世琳. 画中话——张爱玲插画小议 [J]. 名作欣赏, 2019, (05): 93-99.

[4] 周惠珍. 五彩缤纷话(画)人生——张爱玲散文色彩分析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7, (08): 7-9.

[5] 张爱玲. 倾城之恋. [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作者简介：白杨霖，汉族，女，河南省南阳人，2004年2月生，四川大学艺术学院2022级美术学理论研究专业学生，研究方向：美术学、插画艺术。